

# 羅智成 / 牛角尖上胡思亂想

2020-07-17 00:06 聯合報 / 羅智成 (作者為作家、詩人)

還記得有一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电影，講述耶誕節前夕，戰線兩端敵人被優美音樂所觸動，紛紛從戰壕裡現身。他們相遇、溝通、放下武器、交換酒食，最後在溫馨和諧的氛圍裡，短暫度過一個平安夜。



無論真假，這顯然都是被美化過的浪漫故事。即使如此，這個看似不可能的和平，也只有短短一晚。

什麼事情讓勢不兩立的雙方，被喚起柔軟的心靈？是那些音樂勾起的共同記憶嗎？還是屬於歐洲白人共同的宗教信仰？還是像老鼠般躲在陰冷潮濕的地道，充滿死亡與恐懼的共同經歷？

但是，這件事也許也沒那麼強大，因為在這前後的其他日子裡，在這個據點之外的其他地區，他們繼續彼此仇視、鄙夷，相互殺戮，把刺刀或灼熱彈片送進另一個年紀相仿的年輕人體內。

那又是什麼更重要的事情，讓溫和克己的文明人被激起殘酷、攻擊的本性？讓煮沸的血氣把原本善良、包容的心塞進牛角尖，長期處於憎恨他者的亢奮情緒裡？

當抗議的人潮彼此對峙，邊境的守衛劍拔弩張，茶杯裡的政治鬥爭冤冤相報，緊鄰的兄弟之邦拉攏對方世仇以激怒對方；我忍不住像隻果蠅停在牛角尖上思考…

除了個體經驗外，我認為很大一個原因是，在生活與成長環境裡，我們被植入了不同的歷史記憶。

每個人都是歷史記憶的產物，雖然歷史的真相有太多的可疑，但是只要能把發生在某片土地、某個社會或某個族群的某個版本的故事，透過教育或宣傳，成功跟個體連結在一起，就會創造出集體認同，進而產生超越個體規格的，極大的愛憎情緒：

光榮的歷史記憶讓人自尊自信，屈辱的歷史記憶讓人奮發圖強。但更多時候，當人類的陰暗面或劣根性顯現，光榮的過去則讓他們傲慢自大，無法平等待人；屈辱的過去則讓他們偏狹、猜疑，充滿報復心理。

歷史記憶像帳本一樣，非常好用，我欠你多少，你欠我多少，也許不見得就是索債欠條，但作為相罵本的累積卻綽綽有餘。

所有煽動家、革命者或政客都了解，寄生於每個個體的整體記憶、國族神話有多大能量。他們策略性地解釋它、強化它，透過歷史元素區隔人民、分裂群眾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。於是我們的善意與同理心

只及於自己族群，我們批判與嘲弄眼光，只留給不同陣營網民，我們的正義與公平永遠充滿選擇性。

更令人憂忡的是，為了此刻的情緒與利益，歷史也可以被曲解、改寫、任意創造。人類的狂妄自大、道德的虛無主義在在加速了歷史的虛無主義。於是所有的價值、情感、我們對事實最後的一點信仰，都失去了歷史依據。

處於今日媒體環境所形塑的生活空間，就像處於迫蹙的牛角尖裡，讓人們漸漸誤以為，沒有一次大衝突或大破壞，壓抑的憤懣就找不到宣洩出口。

作為一隻在緊張對立局面下，猶兀自嗡嗡作響的果蠅，我忍不住思索：其實，我們的智慧與啟發、知識與文明、還有種種靈感與美好的想像，也都來自歷史記憶。一念之間，選擇什麼樣的態度與觀點，去解讀、回應歷史記憶，也將決定我們是後世人類怎樣的歷史記憶。